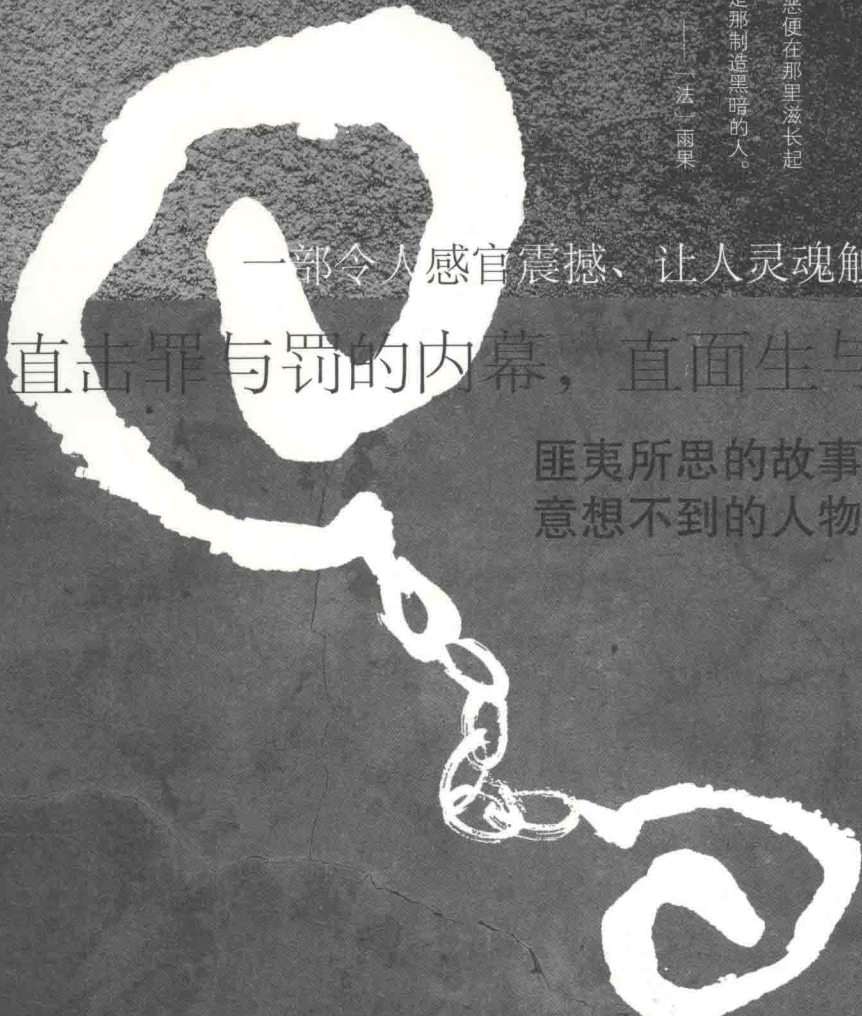


于德立 著

竊旅

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法」雨果



一部令人感官震撼、让人灵魂触动的案情小说
直击罪与罚的内幕，直面生与死的拷问
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
意想不到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

作家出版社

竊旅

于德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羁旅 / 于德立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63-8941-9

I. ①羁…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9332号

羁 旅

作 者: 于德立

责任编辑: 张 平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20 千

印 张: 25.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41-9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敬畏生命

——
题记

目录

001 / 第一章	进号：来的不是客
028 / 第二章	追问：惘然之后是茫然
049 / 第三章	凶手：假作真时真亦假
072 / 第四章	上路：恨别鸟惊心
098 / 第五章	号叫：他有迷魂招不得
121 / 第六章	明信片：家书抵万金
139 / 第七章	困厄：乘桴难浮于海
168 / 第八章	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91 / 第九章	家贼：盗可盗，非常盗
211 / 第十章	面壁：坚硬地触摸
232 / 第十一章	圣诞：铃儿响叮当
254 / 第十二章	猝死：只缘身在号房中
277 / 第十三章	窥视：黑暗中的贼眼
297 / 第十四章	除夕：爆竹声中一人除
318 / 第十五章	作孽：水深难鱼跃
333 / 第十六章	较量：祸起萧墙
352 / 第十七章	命定：归途把结局打开
368 / 第十八章	黑打：死牢成就死亡
395 / 尾声	魂归：拣尽寒枝不肯栖

第一章

进号：来的不是客

一

陈默被关进号房时，巡洋舰正在开骂。

巡洋舰是十三号号房的号长，号房里最有权势的人物。只要号房的屋顶能遮蔽蓝天，紧闭的铁门能隔断外界，巡洋舰绝对是这个封闭王国为所欲为的君主。

本来，看守所的干警指定他担任号房学习协管员，负责在号房组织光头们学习法律和监规，反省罪行，维护监管秩序，可协管员这个称呼令光头们犯嫌，有相当的官方色彩，让他们联想起派出所和刑侦队的联防队员，不是警察胜似警察。光头们根本不理睬协管员这个官方称谓，依旧按照江湖习俗恭维着巡洋舰。南来的叫他仓头；北往的称他当家的、管事的；东面飘过来的叫他岛主；大西北的过客恭维他大值星；润江的当地土著们都高喊他老大。看着光头们毕恭毕敬地拍着自己的马屁，巡洋舰的自尊心得到不小的满足。

偏偏老官司不买账，他来了个一锤定音：“叫号长吧，咱这个号子有一个酋长，再加一个长，也算般配。”

明明是给我和酋长拴对儿，巡洋舰看透了老官司的弯弯绕，但不好道破，还得赔着笑脸点头认可。他得给老官司一个面子，因为老官司是他的前任。

巡洋舰是从隔壁十二号号房调来当号长的。十三号号房是个死牢，刑板上躺着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亡命徒。死鬼是从江西一所监狱里脱逃出来的重罪犯，亡命天涯的途中，在润江落网。宣布死刑判决的当天晚上，死鬼借大便之际吞下一颗铁镣上的螺栓。监护不利的失职，让老官司就地免职。负责监房的沈干部想到了巡洋舰，他要重拳出击，启用恶霸来看管亡命徒。

巡洋舰临危受命，好不得意。沈干部刚一离开号房，巡洋舰立马开始行使职权：调换铺位。当然，老官司只能屈尊二号位，而且是搬到对面给东铺一号酋长当下手，与死鬼睡的刑板比邻而居。凡润江当地的光头，不管认识与否，一律视

为亲信，通通坐上了西铺的中板，成了号房管事的爷们儿。巡洋舰给他们的交代是：“老少爷们儿各司其职，对死鬼昼夜死守。”巡洋舰又挑选了几个看着顺眼的光头，委以擦板、洗碗、打扫便池等重任，他们也荣幸地坐上了西铺下板。其余光头铺位全都安排在东西铺之间的过道上，巡洋舰解释说：“水泥地睡觉凉快，保证你们有足够的清醒去反省自己的罪行。”

座次重新排定后，巡洋舰又给光头们命名绰号，采用的是摩托车系列。在号房三朝元老老官司的记忆中，在他前面的光头绰号是野字辈的，野马、野牛、野狗、野驴、野鸡，依次排下，号房就成了野生动物园。第二代绰号来自狗家族，什么狗头、狗腿子、狗毛、狗尾巴，不一而足。互相叫起来，能把号房吵成狗窝。老官司当政时，属于无为而治，光头们约定俗成地按地域互相叫起来，小四川，广东仔，香港佬，东北虎，西北狼，叫红塔山的必是云南人，喊茅台的一定来自贵州，新疆人不管什么民族，统称葡萄干或者是羊肉串。这么一来，号房就像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人流中心。

这次是巡洋舰自报家门，他参与了一起巡洋舰摩托车的盗窃案，便自封巡洋舰，亲信们得到了雅马哈、本田、铃木、金太子等洋货品牌的册封，其他光头属于杂碎，随便安了个木兰、125、250等头衔。巡洋舰预言，本世纪末以盗窃摩托车走红的贼们将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危险，如果你不能在服刑期间练成盗窃汽车的行家里手，你就会失业，你的命运就惨了。十年后再相会，一定以宝马、奔驰、凯迪拉克相称，最次也得叫奥迪。

只有老官司和酋长是两个例外。老官司嘛，人家是老江湖，扒手界的老前辈，又是巡洋舰的老牢友，理当放一码头。酋长嘛，是个经济犯，有来头，上面又有人罩着，听说还是润江的前父母官，当然也得另眼看待。

遭了灾的是躺在刑板上的死鬼。除了喂饭，其他活动一概全免。洗澡、更衣、用布条缠镣铐，甚至放风，都被取消，连政府给死鬼用于排泄螺栓而特意安排的每餐一盘炒韭菜，也都进了巡洋舰的肚子里。至死，那颗铁家伙依然留在死鬼的体内，相当于多吃了一颗铁蚕豆。

巡洋舰一面嚼着嫩绿的炒韭菜，一面不停地奚落死鬼：“只要我吃得比你好，只要你死得比我早，咱们俩就两清了。”

死鬼大骂：“巡洋舰！我日你姥姥！”

巡洋舰并不恼怒。他可以虐待死鬼，但绝不敢动他一根毫毛。谁要给死刑犯

破了相，这个麻烦就惹大了，政府绝不会轻饶你。跟死鬼斗法，巡洋舰讲究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能荤素不分。

今天早上死鬼上路时拼足了力气吼出的那一嗓子，足以让全体光头为之一震。

“巡洋舰，我是你的克星，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追杀你！”

巡洋舰表现得异常宽容，他对死鬼拱手抱拳说：“兄弟，运气不错，黄泉路上有我的一个同案与你同行，不会变成孤魂野鬼。”

平心而论，死鬼走得硬气，像一条汉子。从刑板上摘下来后，自己不要武警架着，硬是拖着四十八斤的脚镣迈步出监，还要拧回身子用怒吼向巡洋舰告别，巡洋舰也不得不佩服。

但是，运气不好，硬气又有什么用？你他妈的都成功越狱了，为什么偏偏为了一个女人跑到了润江找死，那个女人没有举报你，她掩藏你的可疑举动成了告发你的线索。七科长没有小看你，睇了你一眼就和通缉令联系起来。你落网了，七科长立功了。你的克星不是我，是七科长。不知道你挨枪倒地时能不能死个明白。

走廊里响起了砸铁镣的撞击声和混乱的脚步声，好像如临大敌般紧张。听动静，今天上路的弟兄还真不少。巡洋舰坚信，同案的第一被告也在此列。

与其说巡洋舰耐着性子跟死鬼告别，还不如说他是向同案第一被告告别，甚至是向看守所告别。一切都结束了。第一被告上路了，我也该上山了。从旁门左道探到点法律门道的巡洋舰知道，第一被告一旦被执行死刑，表明案子已经了结。只要能躲过这一劫，他就可以上山旅游了，四年官司，小菜一碟。

整整一上午，巡洋舰都处在极度兴奋中，连头上的疤痕都在放光。他催促本田和金太子为他打点行装，明天离所投改必定无疑。

不愿相信又不能不信的消息是中午传来的，第一被告没有上路。

这个消息是劳役犯癩哥送饭时亲口告诉他的。通常，这是号房里的光头和号房外的光头暗地里进行易货贸易的时刻。巡洋舰甩过去一件新版梦特娇T恤，要求换五包一品梅香烟，说要给已经命归黄泉的第一被告焚烟遥祭。癩哥不动声色地把T恤藏到饭车下面，又趁着递饭菜的工夫，从饭口递进五包一品梅。买卖成交后，癩哥才对巡洋舰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的那个同案眼下正同你一样，坐在铺板上等着大爷我去开饭呢。”

“怎么，他没有上路？”巡洋舰这一惊吃的非同小可，说话间，冷汗滋滋地从

脊梁骨里冒了出来。

“案子已由省高院发回润江中院重审。”不知道巡洋舰心事的癩哥还报喜似的说，“人已经从刑板上卸下来了，该着死不了啦。”

“这家伙上诉啦？”

“那还用说？也就是你们号里的死鬼不上诉，哪个号里的死刑犯会放弃这个机会？”癩哥没有注意到巡洋舰的脸色变得苍白，接着说，“他开始也没有上诉，架不住七科长和陈干部的一劝再劝，终于动了心。”

“怎么又冒出一个陈干部？”

“刚从收审站调来的，还没有向你号长大人报到呢。”

“上诉？”巡洋舰急切地问，“我那第一被告走的是什么路子？”

“一个破落户能有什么路子好走？举报呗！不咬出别人的案底，他怎么能逃过死劫？活命要紧啊。”

巡洋舰顿时像被人从背后打了一闷棍，只差瘫倒在地。毕竟，他是一个有重大余罪的在押犯。如果第一被告动了举报立功的心思，会不会把自己当成他的一个垫背的？这家伙一直在恨自己，比江西逃犯还他妈恨自己。

巡洋舰悬着的一颗心忽悠一下沉到了死亡的深渊。

恐惧折磨了巡洋舰整整一个中午。他蒙着头，生怕因心慌意乱引起的灰色表情暴露出来，惹得光头们怀疑。无奈天气炎热，号房闷得喘不过气来，窒息的感觉又给了他大难临头的惊悸。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满脸血污披头散发的女人从血泊中站起来，挥舞着剪刀，向他扑来。这个女人喊出的声音竟是江西逃犯临上路前对他的怒吼，咬牙切齿的吼叫伴随着一阵阴风，只见死鬼吐出的那个铁螺栓像子弹头向他飞来，正击中天灵盖，身子也就随着抖了起来。

“一准是噩梦缠身。”惊魂未定的巡洋舰惊醒后就听到老官司这句话，心中又是一阵慌乱。

“号长醒了，该上班啦。”金太子赶紧把毛巾递过去，让巡洋舰擦去冷汗，又递过来一瓶凉开水，看着巡洋舰直发愣，便提醒说，“你该开讲啦。”

金太子说的上班是指每天下午政府规定的学习，当然得由号长亲自主持。上午盘腿端坐反省，要的是肃静，连巡洋舰也得闭上臭嘴，整个看守所静得像死人的部落——坟圈子。下午的学习就不一样了，几乎成了巡洋舰开讲开练的专场。开讲是文戏，打诨逗乐，开练是武戏，打人取乐。号房里的事说到底就是无事，

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就是事。

凡号房里的事，巡洋舰都有独特的称谓，一律“开”字打头。吃饭叫开撮，睡觉叫开眯，打人叫开练，打得头破血流叫开片，损人牙眼叫开涮，骂得狗血喷头叫开心，手淫叫开擦，仿佛号房里的事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死刑犯绑缚刑场叫上路，好像全国的监房都这么叫，巡洋舰没好意思像东洋鬼子似的叫开路。

金太子的催促让巡洋舰从噩梦中走了出来，看到光头们都在东西铺按标准姿势坐好，清一色的期待目光，还有些躲躲闪闪的样子，他又找回了号长的感觉。

巡洋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从猫洞里摸出一支香烟点上，吸了两口，干咳了两声，甩足了派头，示意开讲。要是有人不知趣，在这个当口打哈欠或交头接耳，巡洋舰便会飞起一脚，让他从蒙眬和放肆中找到清醒。

光头们很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巡洋舰魔鬼式的发泄。光头们知道他刚刚被噩梦惊醒，心情不舒畅，注定他的开讲是一次开骂。知趣的光头生怕成为巡洋舰的出气筒，一个个低眉垂目，把目光放在铺板上。江西逃犯上路后留给号房的哀伤此刻又被巡洋舰的淫威取代，他们面对的活魔远比离去的死鬼可怕。

巡洋舰踱步到刑板前，看着金太子在墙上刻下了“××年×月××日，江西死鬼上路”几个字后，好像来了灵感，张口就骂开了。

他骂的是自己的同犯。

“你们都要向江西逃犯学着点，今后哪位要是踩上高压线，从刑板上卸下来那天，可别筛糠尿裤子。也别像我的那位同犯，宣判死刑时，当着我们的面硬充老卵，发誓说一个人过奈何桥无怨无悔。可他妈的一背上刑板就阳痿了，上诉求饶，贪生怕死。”

“癞哥不是说七科长让他上诉的吗？还不是死马当活马医。上诉就保住脑袋啦，法官又不是他亲娘舅。”金太子宽慰地说。

“万一瞎猫碰上个死耗子，那不是捡回一条命吗？”老官司说。

“人是从刑板上放下来了，可那套家把什不是还在身上挂着吗？”金太子不以为然地说，“盗窃案值超过四万元以上的，哪个逃过打头的厄运？一辆纯进口的巡洋舰摩托车价值十二万，这得打几个头。号长不过是提供了一条线索，就跟着吃四年官司，主犯不死等什么？”

老官司是牢底子，有经验判断的功底，七科长定夺的事，他从不往好处想。他搞不懂的是，同案上诉，碍着你巡洋舰什么屁事，人家要是死里逃生，你该高

羈旅

兴才是，怎么像是触了霉头似的？

金太子纯属拍马屁。他在号房里混日子，认准了一条硬道理，围着号长转，绝不对着干。老官司当号长，他就是老官司的哈巴狗，巡洋舰是号长，他转身就成了巡洋舰的贴身仆役。

金太子说：“有枣没枣三竿子，要是人家上诉成功，咱号长不也跟着减刑吗？”

“做梦！”巡洋舰说，“人家吃肉我喝汤，我是那种人吗？四年官司我巡洋舰吃得起。想减刑也不能出卖弟兄，这事一做下，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号长减刑也得到山上混。看守所这个鬼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哪是咱爷们儿施展本事的地方。”金太子接过话茬奉承说，“号长上山也是号长，减刑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哪怕是减一年，也让嫂子在家少寂寞三百六十五天。”

“别提那个小婊子，一提她我就撮火。”巡洋舰气不打一处来说，“我收监半年了，那个小婊子没有来送过一次东西。肯定又跟什么人姘上啦，我他妈从山上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这个小骚货。”

巡洋舰挥舞着拳头在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

“牢话说得好，人等心不等，心等身不等。男人坐牢，女人是守不住的。”金太子总有拍不尽的马屁话伺候着巡洋舰。

“妈的，男人堆里我最恨叛徒，女人堆里我最恨婊子。”金太子挑起了巡洋舰心中的怒火，愈加显得愤愤然。

“有人敢出卖号长？”金太子听出一点话外之音，赶紧问。

“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你是说你的第一被告吧？”老官司一语道破。

巡洋舰心想，到底是老官司，能摸准我的脉搏。干脆把话挑明了说：“他就是一个王连举，临死还要找个垫背的。要想立功改判，还不得把我往枪口上推？谁不知道他们恨我。”

“你的同案我也认识几个，都玩明火执仗，没听说玩阴的。他们就是恨你，也得抓住你的什么把柄才行。”老官司接着巡洋舰的话说道。

“我能有什么把柄？我是刑侦队里扒过皮，预审科又审个底朝上的人，七科长会让我漏罪？再说，老子是个独行侠，一向天马行空，玩活儿从不拖泥带水，这辈子是睡不上刑板了。”

老官司决定做一个试探。

“可我怎么瞅着你中午睡起后印堂发黑？”

巡洋舰像遭到雷击似的愣住了。刚刚消失的噩梦又浮上心头，两个男女死鬼和正中天灵盖的那个螺栓难道是不祥之兆？那个飞来的铁螺栓难道真的在额头留下了痕迹？

老官司已经窥视到巡洋舰心中的不安。不管这份不安来自何处，他都有理由怀疑巡洋舰隐瞒了什么。

“你说咱们当中有谁会这个福分，能光荣地躺在刑板上，让大伙把他像爷爷似的扶持得舒舒服服，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老官司亮出一道挑逗式的题目，大有一追到底的意味。

“你是说号房下一个死刑犯是哪一位？不会是咒我吧？”巡洋舰故作镇静地问，口气有点发虚。

“当然不会是你，”老官司虚晃一枪说，“你已经判下来，不在此列。”

“那你是想借我这张臭嘴点出一个冤大头来，让他在法院宣判之前提前品尝到死刑犯的绝望和恐惧？”

“过把瘾再去死？亏得你老官司想得出来。”金太子说。

“可惜，我今天没有心情乱点鸳鸯谱。”巡洋舰见金太子插了一嘴，立刻掉转矛头说，“还是借你金太子的慧眼给我们指出一位候补死鬼吧。”

金太子没有看出巡洋舰和老官司之间唇枪舌战中暗藏的玄机，竟有些受宠若惊地对巡洋舰说：“我不敢推辞，但有一求。”

“别拐弯抹角，直说。”

“斗胆跟号长赌一把。”

“你小子是惦记着我中午到手的香烟吧？”巡洋舰发现金太子瞄的是他的精神食粮，不想来真格的。

“岂敢，只是想碰碰运气。”

“赌你个头，昨天输给我的烟呢？害得老子弹尽粮绝，憋了一天一夜。”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次是来真的，老官司作证。”

“你有多少血，敢跟号长叫板。”老官司火上浇油。

“大不了把我准备上山的衣服输给号长，把他包装成美男，也省得他总惦记着我这套日本山本耀司大师设计的国际名牌。”

“就你这套破衣服，包装成吃软饭的鸭子还差不多，我不稀罕。要赌就赌香

烟。”巡洋舰想把金太子难倒算了。

金太子来劲了。

“我出一件意大利皮衣，送给癞哥，换一条香烟没有问题，这你该满意了吧？”

“又是赃物吧？当心落到看守所干部手里，牵出你的余罪。癞哥是个过路财神，他把货转给哪家可就难说了。”老官司说的是金太子，点的却是巡洋舰。

“要是衣服也算赃物，我就把跑马裤头交上去，货真价实的嫖娼证据呢。”

巡洋舰笑起来。光头们也在笑，只是捂着嘴笑，不敢笑出声来。他们趁机活动着坐僵的身子，用眼神交换着开心的期许。

“只要你不赖账，我就跟你赌一把。”巡洋舰被推进了角色，他心想，只要死鬼不是他，输几包香烟算什么，权当破财消灾。

“老官司你得主持公道。”巡洋舰不忘拉上老官司。

“题目已经有了，答案无非两种，要么看守所给我们号房送进一个死鬼，要么在座的哪位弟兄中标。你们二位说句痛快话，我好定夺。”老官司把选择交给巡洋舰和金太子。

“这年头，高级宾馆和度假村都有空床率，咱们死牢里的刑板什么时候闲下来了？不出二十四小时，死鬼就会出现在号房，没准儿还会乖乖地躺在刑板上。”巡洋舰煽呼来煽呼去就是不肯说出答案。

“你是说死鬼必定在咱们号房胜出？”金太子逼着他正面回答。

“难道人民政府会为你金太子的胜算专门发配一个死鬼进号？”巡洋舰反问道。

连光头都认为金太子输定了。一个周六的下午即将过去，干部就要下班，进新犯的可能几乎渺茫。不过，他们认为金太子是故意以一个失败的结局来向巡洋舰讨好，这家伙顶着脑袋的脖子是个轴承。

“号房任何时候都会有奇迹发生。”金太子不以为然地说。

“有兆头吗？”巡洋舰问，不乏得意之色。

“我赌的是运气。”

“你的运气就要变成香烟飘到放风场的上空了。”巡洋舰胸有成竹地说。

“先请你给这位不速之客注册个名字。”金太子向巡洋舰提出要求，也是发出挑战。

“国产摩托车长江750。”巡洋舰顺口说出。

“好，一言为定。”

金太子立马在墙上刻下“××年×月××日傍晚，死鬼长江750进号。”然后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这算是我们俩人立下的字据。”

金太子的话音还在四面墙上回响，号房的铁门就不声不响地打开了，随着一股清新空气的涌入，陈默被推进号房。

所有的光头们都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面前发生的事实不是看花了眼。

老官司张口结舌，无法适应突如其来事变。

巡洋舰根本来不及调整表情，把惊诧、失望和疑问全都冻结在脸上，凝成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金太子也怔住了，足足十秒钟，他才缓过神来。金太子再没有片刻的犹豫，他把铅笔甩在地上，从铺板上跳下来，站在过道上，满怀着沾沾自喜的得意，向着陈默弯腰鞠躬，张开双手做了一个优美的动作，欢天喜地地说：

“欢迎长江750先生入住润江宾馆总统套房。”

光头们嘘声一片，恶狠狠的快意和无法掩饰的惊诧顷刻间充斥在号房，形成了一股咄咄逼人的高气压。

二

铁门咣当一声关上后，陈默立刻被锁定在十八双兴奋而惊讶的目光中。这是一群同类打量另一个奇异同类的目光，深不可测和幸灾乐祸的意味都深藏在好奇的视线里。陈默不敢和这些目光对视，更猜不透这些目光的含义：欢迎还是拒绝，友好还是敌视，嘲笑还是怜悯。他更不知道，从进号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钻进了一个刚刚设定的赌局，他带来了一个问题，同时，他又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陈默只是觉得自己的亮相相当狼狈，甚至有几分可怜。十足的叫花子尊容闭上眼睛就想象得出来：蓬勃的长发像一堆乱草顶在脑袋上，失眠的红眼睛，只差配上一对长耳朵就成了兔爷，目光躲闪着，不知应该把它投向哪里，那个叫鼻子的地方疯长的胡子霸道地遮住了嘴巴，两只手也不在其位，一只手紧紧地提着搜走腰带而随时可能脱落的裤子，另一只手举着一条脏毛巾，里面裹着一块香皂，浸透汗水污渍的汗衫紧贴在身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牙膏一支牙刷，两只赤裸的脚龟缩在一长一短的裤管里，哆哆嗦嗦总也站不稳的样子。脚下是他的行头，毛巾被包裹着被褥和衣服，像个难民的包袱，被干警一脚踢进来的。

一个嫌犯和他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一览无遗都暴露在同类挑剔的目光中。那目光啄着他的脸、他的脖子、他的裤裆，一直啄到他脏兮兮的脚面上。陈默想到了“没有鞋矮半截”的那句老话，顿时“啄”就变成了“灼”，又痛又痒的感觉漫上心头。

鞋是十分钟前被看守所的干警扣下的。没收皮带可以理解，鞋碍着什么事了？又不是能致伤致残的违禁品。连同鞋和皮带被一起没收的还有他在收审站写在手纸上的日记，他很不情愿，可又无权制止，眼睁睁地看着干警把它放进案卷中。案卷中还放着另外一份一张纸的材料——他的刑事拘留证，他只是远远地看过一眼。

整整三个月的收审站生活，让他知道看守所的干警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还要面对另一番折磨，那就是关上牢门之后还要过一道鬼门关。暂住在收审站的人们一向谈“市看”色变，在他们看来，收审站不是天堂，但看守所绝对是地狱。地狱中的魔鬼不是天罡地煞，而恰恰是自己的同类。鬼门关是同类对同类的作践，手段残忍，花样翻新，陈默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这场疾风暴雨般的摧残。二十六年前那场自卫反击战造成的脊椎损伤让昔日的侦察英雄雄风不再，中年事业学业家业的忙碌一直让他在亚健康状态中奔波。九十天的关押除了哭诉无门，就是衣带渐宽，绝望至极，几乎崩溃。之后的五天五夜突击审讯，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下，他只想让那场该来的恶作剧尽早开始尽快结束，然后他会像死狗一样睡去。他已经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睡意席卷全身的每一条神经，任凭山崩地裂也无法驱散它，因为他还活着，还要活下去。他能做到的是，竭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警惕，以便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突然袭击。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惨绝的袭击中，胜负是早已确定的，他必然是一个孤独的受难者，他只能尽力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嘘声过后，号房出奇的寂静。陈默听到了窃窃私语。

“死鬼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万一是个经济犯呢，那就难说了。一查账一抄家，数额就到顶了，不打头才怪呢。”

“经济犯从宽，刑事犯从严，你有没有搞懂？”

“那他得命大。”

“这年头凭钱不凭命。”

“我去探探底。”

金太子再次从铺板上跳下来，把陈默的行李放到巡洋舰的面前。陈默知道洗劫开始了，它是肆虐的前奏，他只能任其搜刮。

“货还不少，先给号长挑几件像样的衣服窑起来，上山时好用。”金太子摊开陈默的包袱，让巡洋舰过目。

“你知道我还缺双鞋。”巡洋舰不屑一顾地说。

“巧了，没有。”

“难道死鬼是飘进来的？”

“整个儿一个赤脚大仙。”不知谁说了一句，号房终于又有了笑声。趁着这个机会，陈默对已经入住的环境快速地扫过一眼，他在一排光头中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收审站里人称“大鲍翅”的福建老板。刚一对眼，大鲍翅就把头低下去了。可以看出，他在号房混得不好，这个时候站出来与陈默攀近乎，十足的犯嫌。

看到大鲍翅，陈默想起了离开收审站时的承诺，他曾答应出了收审站的大门就给号房送进鲍翅饭，因意想不到的拘捕而无法兑现这个承诺，只能让大家伙失望了。大鲍翅的称呼就是他福建老板吹嘘自己一旦放票，一定回敬收审站的难兄难弟一人一份大鲍翅，有去无回的结果是留下了讥笑和大鲍翅的绰号，当然除了陈默，他们无人知道大鲍翅已经荣升“市看”。在此之前，陈默也认为大鲍翅是回到社会后自食其言，看守所的重逢，才知道是一个误会。

“别看这家伙没有穿鞋，可带钱进来了，账上写着呢，两千六百块现大洋。”金太子翻到一张看守所内部的收款单据，惊喜地说。

巡洋舰一把把账单抢了过来，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满意的神色便浮上青灰的脸颊。凭这张单据可以购物或买不同于牢饭的饭菜，在等待上山的日子，尽情地挥霍享受的可能不期而至。号房里，不管何人打进来的钱物，都是号长的私产，巡洋舰不像他的前任，一向花别人的钱不心疼。

陈默祈盼收款单这份厚厚的见面礼足以让他轻松过关。可惜，这个美好的遐想没有持续两秒钟，他就知道是肉包子打狗了。鬼门关就横在他的面前，他听到了劈空而来的叫喊：

“长江750，过来！”

陈默意识到这是在叫他，可他没有看清是谁喊他，不知道过来是走到哪儿。

“喂，新来的死鬼，喊你哪。”声音表达着催促和不耐烦。

陈默还是没有反应。死鬼的呼声让他打了一个激灵，这话像咒语，裹着阴森

森的气味。

陈默最终还是被人推到巡洋舰的面前。推他的两人中竟有大鲍翅，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认识号长吗？”金太子问。

陈默抬起头来，瞟了巡洋舰一眼。直接的印象是奇丑无比，五官仿佛是被几道疤痕连接起来的，僵硬地龟缩在苍白的面瓜脸上，发黑的印堂像一个鱼眼挂在锃亮的额头上。只有不停转动的眼珠子透出的那股杀气，才能让人看得出他是一个狼级别以上的恶棍。

尽管如此，陈默还是想努力地挤出些许微笑，向这位操刀手表示必要的敬畏。示弱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初来乍到，你得入乡随俗。看守所号房里的这一套从久远年代沿袭下来的开场戏，都冠以“顺毛”“杀威”“严打”“拔刺”“立棍”“洗人味”等充满火药味的名目。这是一种属于号房牢头的弹压手段，目的是把你打服制服，成为他一统天下的顺民。

陈默还未来得及冲着巡洋舰点点头，背后就挨了一拳。他回头一看，竟是大鲍翅。这家伙离开收审站才几天，怎么这么快就从人变成兽了呢。难道看守所是专做变态手术的医院？陈默注视大鲍翅的目光还没有离开，后脑勺又挨了一巴掌，这是巡洋舰向他做的一个手势，示意他蹲下。陈默没有动，他要站着挨打。宁可把自己打趴下，也不能先屈下身子。蹲下比没穿鞋更矮半截。

巡洋舰轻蔑地把烟灰弹到陈默的脚面上，这个挑逗被陈默忍住了。

“不懂规矩是吧？”巡洋舰冷笑着问。

陈默只能沉默，巡洋舰提出的这个问题无论回答“是”还是“不是”都是错，都是下一轮折磨的把柄。这套把戏他在收审站见得多了，属于小儿科的小把戏，更大的动静应当在后面。

“哪儿来的？”巡洋舰又问。

“收审站。”

陈默刚把话说完，巡洋舰扬起的巴掌就落在他的脸上。陈默本能地用手捂脸，背后又被人踢了一脚，倒地的一瞬间，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四下散落。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陈默摇摇头，不明就里地装糊涂。

“你撒谎！”巡洋舰怒不可遏，声音提高了八度，“收审站早在三天前就奉命